



青春励志故事
生活·认知·成长



杨晓敏◎主编



第一位启蒙老师

北京出版社

序

杨晓敏

好书是具有生命力的。一本好书，我们拿在手上，揣在兜里，或者放在枕边，会感觉到它和我们的心一起跳动。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用最经济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收获着超值的知识、学问和智慧，于是我们自己，就在一天天地充实厚重起来。

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的好书。它是顺应现代人繁忙生活而发展成的一种篇幅短小的小说。跟一般小说一样重视场景、个人形象、人物心理、叙事节奏。优秀的作者可写出转折虽少却意境深远，或转折虽多却清新动人的作品。

现在，许多优秀的作者舒展超感的心灵触觉，用生花的妙笔，把小小说从文学神坛上牵引下来，在我们广大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五颜六色的生活画卷，或曲折离奇，或险象环生，或嬉笑怒骂，或幽默诙谐。于是，阅读一本小小说，就成了繁忙生活的轻松点缀，紧张学习的有效调剂，抹平了你我微皱的眉头，漾起了会心一笑的嘴角。

我们精心编选的这套“生活·认知·成长青春励志故事”小小说丛书，每一辑都包含了“悟性”“创意”“想象”“品味”“风尚”“情愫”六卷，并围绕这六个主题，选取当代国内知名作家的精品力作，

各自汇编成书，具有强劲文学感染力。篇篇都耐人寻味，本本都精挑细选，既是青少年认识社会的窗口、丰富阅历的捷径，又堪称写作素材的宝典。作品遴选在注重情节奇巧跌宕，阅读效果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同时，注重价值取向，旨在引导青少年全面、客观地认识社会，开阔视野和胸怀，提高综合素质，进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这套书里，我们推荐给青少年读者的是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小小说佳品荟萃。所选择的作品，尽量体现质朴单纯，而质朴不是粗硬，单纯不是单薄；体现简洁明朗，而简洁不是简单，明朗不是直白。它们是理性思维与艺术趣味的有机融合，是人类智慧结晶的灵光闪烁，是春风化雨滋润心灵的真情倾诉，是鲜活知识枝头的摇曳多姿，是青少年读者嗅得着的缕缕墨香。

知识没有界线，可以人类共享，只要是具有优良质地的文化产品，都能互补、渗透、影响和给人以启迪。任何一粒精壮的知识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都会开出艳丽的花朵，结成高尚的果实。

青年出版家尚振山先生以极大的热情，独到的眼光，精心策划了这一套“生活·认知·成长青春励志故事”丛书，我和同仁马国兴先生、王彦艳女士应邀参与编纂，当然也愿意大力推荐给广大青少年朋友们。

2012 年春



第一位启蒙老师 | 目录
contents

伋子事件	许 行	1
三人行	聂鑫森	4
启蒙教育	谢志强	8
教 子	孙春平	12
美国孩儿	秦德龙	15
荆襄客	张晓林	18
汉 广	陈 毓	22
第一位启蒙老师	许 行	25
灵魂的颜色	徐均生	28
吴老翼	杨小凡	31
芒 种	周海亮	34

木鱼汤	闵凡利	37
脸 红	周 波	40
胜利者	程宪涛	44
苗 苗	饶建中	47
角 色	乔 迁	49
梅镇的夏天	伍中正	52
康波的“柔蜜儿”	陈 敏	55
担 子	杨崇德	58
花 坛	胡 炎	60
家	刘 柳	61
蚂蚁，蚂蚁	高 军	63
杀 驴	相裕亭	66
妖 遇	尹利华	68
妻子的逻辑	刘建超	72
拍 卖	东 瑞	75
无上剑法	丑 时	77
女间谍	陈力娇	81
潜意识里的军人	高海涛	84
套 当	符浩勇	87
女人的肋骨	非花非雾	90
典 型	秦 俑	93
木 像	袁炳发	95
圣诞礼物	中 学	98
匠 心	侯发山	100
裸 浴	杨晓敏	103

旗 袍	宋以柱 105
生死抉择	喊 雷 109
贺结巴	曹德权 111
定 金	聂鑫森 114
一束鲜花	许 行 118
丢 失	刘国芳 121
日 记	周 波 124
沈韶荆	张晓林 126
楚羊肉	杨小凡 130
老胡的哲学	程宪涛 133
诗疯子	秦德龙 136
最爱就是“逃跑”	闵凡利 139
自 杀	徐慧芬 142
追寻彩云	孙春平 144
接 站	乔 迁 148
发 羊	伍中正 151
蜗牛行动	谢志强 154
盗	曾 平 157
扶贫考察	陈 敏 160
冬 至	周海亮 163
教授与流氓	杨崇德 166
择医费	徐均生 169
胶 布	饶建中 172
状元坟	相裕亭 174
偷 酒	曾 颖 176

肢 解	尹利华 178
青 桃	刘 柳 182
瘦老头	丑 时 184
换 目	胡 炎 187
钝 刀	刘建超 189
卡上的爱情	东 瑞 192
低 头	高 军 194
糖醋爱情	海 飞 197
以死亡的方式	郭凯冰 199
父亲画圈	莫 美 202
棋 子	刘建宗 205
风筝会	青 铜 209
像罗纳尔多一样踢球	张祖文 213
掌声响起来	乔 迁 217

伕子事件

○许 行

队伍从五斗坪下来，一个刚来的小伕子，过河时不慎落桥淹死了。

这事引起了全队的震动。

“谁拉来的伕子？”

“听说是老管理员。”

“唉，他怎敢这样干呢？”

队伍一出发，司令员和政委两个人一起宣布了一项严格的纪律：沿途绝对不许动员民伕，有再大的困难也自己顶着，一定要做到对群众丝毫不犯。谁若强行拉伕，军法从事。这应该说够严格的啦！

那时日本人刚投降，国民党军队就集中重兵，形成对我们的包围阵势，我们部队正根据部署，做战略性的转移，因此同群众的关系如何，成为我们部队能否站得住、打得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所以，政委讲完了之后，又格外加了一句：

“同志们，我们要跟国民党争人心啊！”

这话说得多重，也算到家啦！谁都懂得人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为什么在革命队伍里干了多年的老管理员，竟连这都不明白呢？！这个人平时像头老水牛似的工作，什么苦、什么累都能吃，一个心眼地干革命，怎么这时候糊涂起来了？

老管理员被绑了起来，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就在罗塘这村口上

开军民大会，要按照军法公判他。

我想这是领导上有意借此教育部队，同时更主要的是向群众宣传我军的爱民政策和铁的纪律。

战士坐了一地，周围也站满了群众。群众都要看一看共产党军队，怎样处理他们违犯军纪、淹死老百姓的人。

老管理员，这个四十来岁、浑身是劲的硬汉子，现在像被抽了筋、丢了魂一样，趑趄趑趄，痴痴呆呆地低垂着头，那多日未刮的连鬓胡子上，挂着泪珠和汗水。如果不是两个战士架着，看样子他可能早就摔倒了。

我想这时他的心里，一定充满恐惧与悔恨。他对宣传干事小黄的关照无疑是对的，因为小黄打了几天“摆子”，那架连同木盒、油墨、钢板、胶滚等将近四十来斤的油印机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了……可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偏偏拉这样一个十六七岁的后生来背呢！那后生背着一个四十来斤重的东西，一失足掉在河里还能晃得起来吗？

我正胡思乱想呢，就见一伙从十斗坪方向跑来的人，分开群众，不管不顾地冲进了会场。为首的一个长得黑乎乎的中年妇女，一下子扑到了老管理员的身上，又捶，又打，又咬，又撞，又哭，又喊……真恨不得把他撕碎了才解恨的样子。

“你还我儿！你还我儿……你真狠心啊！连这个儿也不给我留……”

这时会场里静极了。大家都被这个意外的情景闹呆啦。

我想小伏子的母亲到底找上来了，这可怎么安抚呵？

“真该把你枪毙了！”那个妇女气愤地说。

我紧张得毛细血孔都扩大了。在环境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挽回我军对群众的影响，像这种违犯法律而闹出来的人命事件，采取最严厉的军纪也不是不可能的，可老管理员，是个好同志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

谁知这时那妇女又突然扑向了司令员，一下子跪倒在他的跟前，抱住

他的腿，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说：

“司令员呵！你可不能枪毙他啊……那是我的儿，也就是他的儿啊！我们就那么一棵独苗……为革命他什么都豁出去啦！”又说：“我儿也愿跟他闹革命去，可他就是不带我儿呵！他这个坏蛋……”说着说着痛哭倒地，一个粗壮的妇女，成一滩泥啦！

这时会场的气氛突变，几个女战士掉了眼泪，我被这戏剧性的起伏，也激动得有些泪花闪烁。

司令员、政委原来准备的那一套话，全报废了！一时闹得他们也不知说啥是好。不过，我见给老管理员松绑后，司令员抑制不住，一连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三拳：

“唉！你为什么不顾好我们革命的后代呀……”边说着边拿他屁股后边那条毛巾擦起眼睛来。

“对，揍他，揍他！死罪饶过，活罪难免。司令员啊！你狠狠地揍他吧！”那妇女连哭带喊地说。她跌宕变化的情绪，牵动着会场上的人心。一时间她竟在这儿唱主角啦！

三人行

○ 聂鑫森

在开往湘西凤凰的这趟列车上，洪深装着随意的样子，走过一个一个旅客并不稠密的车厢，然后在11号车厢的中部，与阮海、阮江两兄弟蓦然相逢！

他们来自同一个城市，而且都在同一条古玩街上开店子，既没有相约，也不是交往很深的朋友，却上了同一趟车到同一个地方去，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

当然不是为了旅游，眼下既不是长假日也不是双休日，即便是，他们也没有这种闲情，不用说，只有一个目的：去采买古玩，名之曰：进货！各家古玩店都有自己的“窝子”，也就是定点供货的地方，而且对外人绝对保密。洪深的店子叫“思古阁”，阮氏兄弟合开的店子叫“远韵斋”，两个店子相隔并不远，想不到他们的“窝子”都在凤凰。凤凰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出过许多名人，比如民国时的政要熊希龄，比如现当代的著名作家、画家沈从文、黄永玉。

30岁出头的洪深，年纪比阮海、阮江都小，惊喜地坐下来后，“海哥”、“江哥”地叫得挺亲，还特意拿出旅行箱里的易拉罐啤酒和袋装卤菜，请他们共享。离开了故乡，且又“他乡遇故知”，三个人变得亲热起来，喝酒、吃菜、聊天，“南京城隍北京土地”，但矢口也不说到“古玩”上去。

洪深在古玩街，属于精明过度的人。因他爹是搞房地产开发的，给了足够的钱支撑“思古阁”，故他眼里没几个瞧得上的人。他也不怎么恪守古玩行当的规矩，喜欢“抄”和“砸”，弄得同行很不痛快。所谓“抄”，就是他一旦知道别人的“窝子”在什么地方，便去“抄”后路，抢先出高一点的价格收购古玩；而在别人收买古玩，正与卖主谈生意时，他常以加价的方式去“砸”场子，夺人所好。

“海哥、江哥，喝酒！”

“谢谢。”阮海说。

“你们去凤凰游山玩水？”

“也不全是，看个老朋友吧。你呢？”阮江问。

“我想去访访那些集市上的古玩摊，看有什么东西可买。”

“我们祝洪深老弟发财。”

“彼此彼此。”

中午了，餐车推过来了。

洪深抢着做东，很大方地买了三份盒饭。

吃过饭，又喝了杯茶，洪深说：“打了一夜的麻将，硬是撑不住了，对不起，我先打个盹。”边说边把头靠上椅背，困顿地闭上了双眼，不一会儿，便陆陆续续地响起了鼾声。

阮海点着一支烟，小声对阮江说：“下车后，我们不要急着去文华街的‘马家老店’。”

阮江看了看睡得正酣的洪深，疑惑地说：“马老板等着我们哩，他说，收了好几个清代的黄花梨原作原嵌笔筒，每只开价不过6000元哩。”

阮海瞪了阮江一眼，又使劲摇了摇头，压低声音说：“睡会儿吧，瞎说什么呢。”

阮江不做声了，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洪深真的睡着了吗？没有，连鼾声都是“伪造”出来的。他终于明白

了阮氏兄弟此行的目的。当他千方百计打听到阮氏兄弟要去凤凰时，就悄悄地跟来了，为的就是想弄清楚他们的“窝子”在哪里。原作原嵌黄花梨笔筒，好东西啊。“原作”是指素筒用当时的黄花梨材料所制，“原嵌”是指制成素筒后，同时再用切磨好的玉、石、珊瑚、贝壳，在上面镶嵌成山水、花鸟图案。眼下在大城市，这样的笔筒，每只都在万元以上。这个“马家老店”，居然有好几只，居然每只只要6000元，这样的好买卖哪里去找？

洪深真想大笑几声，但他忍住了，在假睡中偷着乐吧。

……

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他们一起下了车，说说笑笑走出了检票口。

阮海问：“洪深老弟，这附近有家不错的宾馆，你也住在这里吧。”

“不敢打扰你们啊。我有个远房亲戚马上会来接我，你们请先走一步。回去时，我们打手机约一约吧。”

阮江说：“也好，我们先去宾馆休息，明天才去看望朋友哩。拜拜！”

洪深望着他们走远了，走得人影子都看不见了，忙钻进了一辆的士。

“去文华街‘马家老店’！”

……

两天后，阮氏兄弟用手机和洪深联系上了，约定坐同一趟列车回“家”。

列车飞快地奔驰着。

他们还是坐在“11”号车厢的中部，还是那几个座位。不同的是，阮氏兄弟在小桌上，备好了一瓶“酒鬼”酒和三个小酒杯，还有几个用食盒盛好的炒牛肉、熘猪肝、煎豆腐、粉蒸肉。

洪深以为他的买古玩“抄”后路，会让阮氏兄弟不高兴，谁知居然一点儿也没有！这说明阮氏兄弟“进货”的“窝子”，不止马老板那一处，因而收获甚丰，不在乎几个原作原嵌黄花梨笔筒。利益均沾，这才叫皆大欢喜。

阮江给三个杯子斟满了酒。

阮海端起酒杯，说：“为我们一路同行，又都满载而归，干杯！”

三只杯子碰在一起，响得很清脆。

洪深说：“谢谢两位大哥的提携。回去后，我要专门在饭店宴请你们，届时请一定光临。”

“好。好。”

他们似乎都不顾忌说“古玩”这个话题了。

什么是“打眼货”，什么是“拣漏”，什么是“做旧”，什么是“高仿”，什么是“新仿”，什么是古玩行的“规矩”……

三个人喝得痛快，说得开心，俨然成了亲兄弟、好朋友。七八个小时过去了，不经意间，火车就到了他们栖息的城市。

几天后，古玩街有了新的传闻：洪深在凤凰采买的五个黄花梨笔筒，被行家看出了问题：是“原作”但不是“原嵌”，而是“后嵌”——是在素筒上新镶嵌再作旧的图案，每只也就值个两三千元。而阮氏兄弟倒是出手了几个真格儿的原作原嵌黄花梨笔筒，每只都卖到万元以上！

没有顾客来时，洪深在“思古阁”的店堂里，困兽一样走来走去。他明白了，阮氏兄弟放出风来要去凤凰“进货”，为的是诱他上这趟列车，在他假睡时又说出所谓的“秘密”；当他借故避开赶往“马家老店”，可以断定他们向马老板立刻用手机报了信……这个“局”设得天衣无缝，而他就这样欢欢喜喜、自觉自愿地钻进去了！

“×！阮海、阮江，你们真不是好东西！”

启蒙教育

○谢志强

小偷推开半敞着的窗，避开窗台一盆兰花，轻捷灵敏地跳进屋内。他刚拉开立橱的抽屉，欲翻，突然，他愣住了。

房主立在他旁边。

小偷连忙说：我以为屋里没人，哦，我口渴。

房主说：你刚才打哪儿进来的？

小偷指指窗户。

房主追问：那叫啥？

（小偷犯嘀咕了：今天算我倒霉。）

小偷说：我本来……可是，我图个方便，就……就是口渴，这天气真够热的呢。

房主招手，小偷乖乖地跟着他走近窗户。房主指点着窗台，说：你念一念。

小偷去瞅，脱口念：床（chuáng）。

房主一摇手，说：不是床，是窗，chuāng，阴平声，不是阳平。你上过小学吗？

（小偷疑惑：这个主给我设什么圈套？）

小偷说：上过吧？

房主玩魔术似的亮出一根细棍，敲击着窗台，说：chuāng，跟我念。

小偷便模仿房主的口气，去咬那声调字母。房主收起细棍说：记住了。

小偷机械地点点头，说：记住了。

房主：跟我来。

小偷呆立着，没动。

房主回首，见小偷没跟过去，说：你不是口渴吗？

小偷仿佛恍然大悟，说：对对，嗓子要冒烟了。

来到客堂间。房主用细棍敲击三下方桌，说：这叫什么？

（小偷霎时想起刚入小学看图识字的情景，他端详着房主的脸，像是要极力拨开皱纹发现当年老师熟悉的脸庞。）

小偷说：课桌。

房主失望地摇头，说：桌子按功能可分为课桌、饭桌、讲桌、会议桌……你还能列出什么吗？

小偷闹糊涂了，只是鸡啄米似的点头，连说：是，是。

房主说：这究竟是什么？

小偷说：饭桌，对，吃饭的桌子。

房主倒来一杯水，像是奖赏。

小偷“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尽，过急，竟呛了一口，仿佛感动了，眼泪、鼻涕都溅出。

房主说：你跟我来。

（小偷又犯嘀咕，这个主到底要弄什么名堂？）

一前一后，走出门，站在院子，离门仅三步远。

房主拿着细棍指着门，说：这叫啥？

小偷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

房主板着脸，说：明摆着？可是，你刚才从哪儿进来的呢？你还不耐烦了？半瓶子醋就晃荡，你来。

小偷说：请您多多指教，多多指教，不敢不耐烦。

走近门。房主用细棍点一点门板上的字，说：你念一念让我听听。

小偷瞅着“門”字，说：是念门吧？

房主说：你肯定地念一遍。

小偷脱口出声，仿佛是牛哞，却含含糊糊念了，似乎有点吃不准。

（小偷想：今天我要栽在一个难缠的高手这儿了。）

房主说：你忘了？mén，阳平声，你跟着我念。

小偷去艰难地咬那字母，m、e、n，却念出阴平声。

房主说：一气念，别拉开队列，来，mén。

小偷模仿得很地道。房主说：还算到位。

（小偷有点自豪，跟念小学那年，受到老师课堂里表扬那样。他又忍不住念了三声，有点炫耀的味道）。

房主一挥棍，如同指挥一个乐队，说：前头，你从哪儿进来的呢？

小偷念：chuāng。

房主说：窗有什么功能？

（小偷想，这个主，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小偷索性一声不吭。

房主说：窗在墙壁上，是通气透光的装置。

小偷只有点头应和的份儿。

房主说：窗有窗帘、窗棂、窗纱、窗扇、窗台、窗玻璃。

（小偷想，这个主肚里还真装着一些没用的货。）

小偷来了劲儿，说：窗台有兰花。

房主瞥了他一眼。

小偷缩缩舌头。

房主说：你说说门的功能。我是专指屋子的门。

小偷立即说：进进出出的口子。